

第 八 回

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

话说宋殇公与夷，自即位以来，屡屡用兵，单说伐郑，已是三次了。只为公子冯在郑，故忌而伐之。太宰华督素与公子冯有交，见殇公用兵于郑，口中虽不敢谏阻，心上好生不乐。孔父嘉是主兵之官，华督如何不怪他？每思寻端杀害，只为他是殇公重用之人，掌握兵权，不敢动手。自伐戴一出，全军覆没，孔父嘉只身逃归，国人颇有怨言，尽说：“宋君不恤百姓，轻师好战，害得国中妻寡子孤，户口耗减。”华督又使心腹人于里巷布散流言，说：“屡次用兵，皆出孔司马主意。”国人信以为然，皆怨司马，华督正中其怀。又闻说孔父嘉继室魏氏，美艳非常，世无其比，只恨不能一见。忽一日，魏氏归宁，随外家出郊省墓。时值春月，柳色如烟，花光似锦，正士女踏青之候，魏氏不合揭起车幌，偷觑外边光景。华督正在郊外游玩，蓦然相遇，询知是孔司马家眷，大惊曰：“世间有此尤物，名不虚传矣。”日夜思想，魂魄俱销，“若后房得此一位美人，足够下半世受用！除是杀其夫，方可以夺其妻。”繇此害嘉之谋益决。

时周桓王十年春蒐之期，孔父嘉简阅车马，号令颇严，华督又使心腹人在军中扬言：“司马又将起兵伐郑，昨日与太宰会议已定，所以今日治兵。”军士人人恐惧，三三两两，俱往太宰门上诉苦，求其进言于君，休动干戈。华督故意将门闭紧，但遣阍人于门隙中，以好言抚慰。军士求见愈切，人越聚得多了，多有带器械者。看看天晚，不得见太宰，呐喊起来。自古道：“聚人易，散人难。”华督知军心已变，衷甲佩剑而出，传命开门，教军士立定，不许喧哗。自己当门而立，先将一番假慈悲的话，稳住众心，然后说：“孔司马主张用兵，殃民毒众。主君偏于信任，不从吾谏，三日之内，又要大举伐郑。宋国百姓何罪，受此劳苦！”激得众军士咬牙切齿，声声叫：“杀！”华督假意

定宋公之位，使华督为相。史官有诗叹曰：

春秋篡弑叹纷然，宋鲁奇闻只隔年。

列国若能辞贿赂，乱臣贼子岂安眠。

又有诗单说宋殇公背义忌冯，今日见弑，乃天也。诗曰：

穆公让国乃公心，可恨殇公反忌冯。

今日殇亡冯即位，九泉羞见父和兄。

单表齐僖公自会稷回来，中途接得警报：“今有北戎主，遣元帅大良、小良，帅戎兵一万来犯齐界，已破祝阿，直攻历下。守臣不能抵当，连连告急，乞主公速回。”僖公曰：“北戎屡次侵扰，不过鼠窃狗偷而已。今番大举入犯，若使得利而去，将来北鄙必无宁岁。”乃分遣人于鲁卫郑三处借兵，一面同公子元、公孙戴仲等，前去历城拒敌。

却说郑庄公闻齐有戎患，乃召世子忽谓曰：“齐与郑同盟，且郑每用兵，齐必相从。今来乞师，宜速往救。”乃选车三百乘，使世子忽为大将，高渠弥副之，祝聃为先锋，星夜望齐国进发。闻齐僖公在历下，径来相见，时鲁、卫二国之师，尚未曾到。僖公感激无已，亲自出城犒军，与世子忽商议退戎之策。世子忽曰：“戎用徒，易进亦易败；我用车，难败亦难进。然虽如此，戎性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是可诱而取也。况彼恃胜，必然轻进，若以偏师当敌，诈为败走，戎必来追，吾预伏兵以待之。追兵遇伏，必骇而奔，奔而逐之，必获全胜。”僖公曰：“此计甚妙！齐兵伏于东，以遏其前；郑兵伏于北，以逐其后。首尾攻击，万无一失。”世子忽领命自去北路，分作两处理伏去了。僖公召公子元授计：“汝可领兵伏于东门，只等戎军来追即忙杀出。”使公孙戴仲引一军诱敌：“只要输不要赢，诱至东门伏兵之处便算有功。”

分拨已定，公孙戴仲开关搦战。戎帅小良持刀跃马，领著戎兵三千，出寨迎敌。两下交锋约二十合，戴仲气力不加，回车便走，却不进北关，绕城向东路而去。小良不舍尽力来追，大良见戎兵得胜，尽起大军随后。将近东门忽然炮声大震，金鼓喧天，蒹葭中都是伏兵，如蜂攒蝇集。小良急叫：“中计！”拨回马头便走，反将大良后队冲动，立脚不牢一齐都奔。公孙戴仲与公子元合兵追赶。大良吩咐小良上前开路，自己断后，且战且走，落后者俱被齐兵擒斩。戎兵行至鹊山，回顾追军渐远喘息方定，正欲埋锅造饭，山坳里喊声大举，一枝军马冲出，口称：“郑国上将高渠弥在此。”大良、小良慌忙上马，无心恋战，夺路奔逃，高渠弥随后掩杀。约行数里之程，前面喊声又起，却

是世子忽引兵杀到，后面公子元率领齐兵亦至，杀得戎兵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小良被祝聃一箭，正中脑袋，坠马而死。大良匹马溃围而出，正遇著世子忽戎车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世子忽斩之。生擒甲首三百，死者无算。世子忽将大良、小良首级并甲首，都解到齐侯军前献功。

僖公大喜曰：“若非世子如此英雄，戎兵安得便退？今日社稷安靖，皆世子之所赐也！”世子忽曰：“偶效微劳，何烦过誉？”于是僖公遣使止住鲁、卫之兵，免劳跋涉。命大排筵席，专待世子忽。席间又说起：“小女愿备箕帚。”世子忽再三谦让。席散之后，僖公使夷仲年私谓高渠弥曰：“寡君慕世子英雄，愿结婚好。前番遣使，未蒙见允，今日寡君亲与世子言之，世子执意不从，不知何意。大夫能玉成其事，请以白璧二双，黄金百镒为献。”高渠弥领命，来见世子，备道齐侯相慕之意，“若谐婚好，异日得此大国相助，亦是美事。”世子忽曰：“昔年无事之日，蒙齐侯欲婚我，我尚然不敢仰攀。今奉命救齐，幸而成功，乃受室而归，外人必谓我挟功求娶，何以自明？”高渠弥再三撝掇，只是不允。次日，齐僖公又使夷仲年来议婚，世子忽辞曰：“未禀父命，私婚有罪。”即日辞回本国。齐僖公怒曰：“吾有女如此，何患无夫？”

再说郑世子忽回国，将辞婚之事，禀知庄公。庄公曰：“吾儿能自立功业，不患无良姻也。”祭足私谓高渠弥曰：“君多内宠，公子突、公子仪、公子亹三人，皆有觊觎之志。世子若结婚大国，犹可借其助援，齐不议婚，犹当请之，奈何自翦羽翼耶？吾子从行，何不谏之？”高渠弥曰：“吾亦言之，奈不听何？”祭足叹息而去。髯翁有诗，单论子忽辞婚之事。诗曰：

丈夫作事有刚柔，未必辞婚便失谋。

试咏《载驱》并《敝笱》，鲁桓可是得长筹？

高渠弥素与公子亹相厚，闻祭足之语，益相交结。世子忽言于庄公曰：“渠弥与子亹私通，往来甚密，其心不可测也。”庄公以世子忽之言，面责渠弥。渠弥讳言无有，转背即与子亹言之。子亹曰：“吾父欲用汝为正卿，为世子所阻而止，今又欲断吾两人之往来。父在日犹然，若父百年之后，岂复能相容乎？”高渠弥曰：“世子优柔不断，不能害人，公子勿忧也。”子亹与高渠弥自此与世子忽有隙。后来高渠弥弑忽立亹，盖本于此。

再说祭足为世子忽画策，使之结婚于陈，修好于卫，“陈、卫二国方睦，若与郑成鼎足之势，亦足自固。”世子忽以为然。祭足乃言于庄公，遣使如陈求婚，陈侯从之。世子忽至陈，亲迎妫氏以归。鲁桓公亦遣使求婚于齐。只因齐侯将女文姜许婚鲁侯，又生出许多事来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